

母亲电话不需接

■ 王亚林(湖北)

彩铃响了,一看,又是母亲的来电。大约晚上十点半钟。

母亲总是那么牵肠挂肚的,尤其老来,更是如此,满脑子是膝下几孙的养生息。

我正陪省台客人喝茶,有些不耐烦将手机贴向耳边,妈,什么事?爸妈老年同我和两个妹妹住在同一个县城,平时,只要有空,我每天都要去看看两老。爸妈都是古稀之人了,需要温暖。我虽没多大造化,对父母物质上的照料也少,但这“脚板之孝”还算掩人耳目。

母亲嗔嗔地解释,我怕你喝醉了酒,只要手机响了,我就心安些。以后我的电话不需接,不要耽误你的事。母亲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仿佛手机响通了,儿女们就是平平安安的。母亲习惯了天天去她那里打个照面,只要晚间新闻之前没去,准会打电话我,担心我喝酒啊坐车啊出了什么岔子。

后来看望父母时,母亲又唠叨这事,说她不打电话心总是悬着的,听到手机接通的声音,就踏实了,一次次叮嘱我她打的电话不需接,只要响了就行。母亲不只对,对其他儿女也是如此交待。说实话,我有点烦母亲婆婆妈妈,心情不好时,兴许会顶她几句,你老了,儿女都大了,别操冤枉心,操冤枉心也没用,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是对儿女的最大帮助。这扇门虽说大了点,其实也是为母亲好,看她骨瘦如柴的样子,我真的不想她神经兮兮的累!

母亲也觉得有道理,有次我忙着几天没去看她,她也没打电话给我。后来我从父亲嘴里知道,母亲强压着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她晚上睡觉时,经常爬起来,站在电话机前旁,拿起电话,犹豫一阵子,放下;放下后,又愣一会儿,再拿起来……父亲见她辗转反侧睡不着,说你拨吧,拨通了就睡得着了。可母亲强忍着没触动那10个简简单单的阿拉伯数字。

听父亲说这些,我心很痛。牵挂是母亲的天职,在母亲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谁让我说那些没油盐的话,剥夺了母亲寄予母爱的权利!母亲靠吃药和汤水维持生命力,自知同儿孙们见面的时间不长了,力所能及地尽一份母爱,何尝不是一种风烛残年的心灵慰藉呢?我羞愧地安抚母亲,你想什么时候打电话就打,只要你宽心就行。

母亲恢复了习惯,只要一天没见到我们,都会打个电话。不过母亲怕我们接,拨通响两下,往往便挂断了。母亲就认死理,电话响通了,孩子们就平安。

母亲不要我们接电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次,我在深圳,母亲拨通了手机,按惯例,响两下就挂断了。我知道母亲那头听到响通了,心也轻松多了。但哪有母亲不想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说说话的呢?我拨了回去,母亲接了电话,儿子,都好吧!听声音,虽孱弱,却很高兴。接着母亲说,儿子,我不需你接电话,你也不需要打回来,外边的电话费很贵,妈只要知道你好好的就心满意足了。

电话这头,我的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淌。那个电话,无论母亲怎么提醒我不要浪费电话费,我还是跟母亲有说有笑地聊了十几分钟。

手机没关

■ 夏兴初(四川)

在我人生的路途中,曾经历了两次深深触动我灵魂的敬礼。

第一次在多年前。为了赶在学生下课前到达学校,满载爱心的“全顺”车风驰地急驶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和平乡“电力希望小学”。

由于学校在一个幽静的山坳里,进学校没有路,来的车子只能停在学校上方的公路上。我站在公路边上俯瞰下去,那山坳像一个绿色的摇篮,学校像一个初中生婴儿静静地躺在里面。我们背起捐赠的电脑、衣物和很多学习用具顺着山坡走下去,“再过几分钟就放学了,快!”身后有人催促着,我的手臂被沿途的荆棘划出一道道血痕。

刚踏入校门,“叮当,叮当……”的手铃声响了起来,那清脆的铃声像圣灵之音似地撞击着我的心,我还没辨别铃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就差点儿被蜂拥跑出教室的孩

子们倒。只见那些高矮不一的孩子欢快地跑到操场上集合,才几十秒钟,全校学生便齐刷刷地对着国旗肃立在那里。

捐赠仪式是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行。校长是一位身着粗布衫的中年男子,粗糙的脸上雕刻着艰辛与风霜。他走到升旗台,那里摆着两张课桌,上面放着我们带去的3台新电脑。他用手抚摸着电脑,我看到他抚摸着电脑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之后,他弯下身从旁边的纸箱里拿起一个新书包,缓缓地抬起头来,把书包抱在胸前,捐赠仪式这才正式开始。

“同学们!”他的声音很厚实,像山风一样地贯入我的耳底,在场的人所有目光都被他的声音吸引了过去。“同学们!”声音突然降低了,他怎么了?我往前挪了几步,才看清了这声音降调的原因。我看到校长的喉结上下滑动了几下,并且有些哽咽地说:“今天,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感谢

出差当晚,深夜十二点了,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把我和同室的文同时惊醒。我连忙抓起手机,借着蓝色的炭屏光看了看。

“什么事?”文探起头问我。

“没什么,短消息。”我平静地答道。

“手机都用一天了,晚上还开着,就为看短消息啊?”文责怪着,重新睡下。

谁知文刚打着呼噜,手机铃声又响了。我赶忙拿起手机,一看,又是短消息。

“又怎么啦?”文侧过身,盯着我问。

“没什么。”我看着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明天要办事,你还让不让我睡觉?”文显然生气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表示歉意。不一会儿,文又打起呼噜。然而就在这,手机又响了。

“你有毛病啦?”文呼地翻身坐起,发火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边道歉,一边拿过手机。正要关机,瞟眼一看,是家里的电话。

连忙按下接听键,里面传出妻子焦急的声音:“老公,爸爸的哮喘病又犯了!”

“快请邻居们帮忙,送医院!”我没再理会文,对着话筒叫道。

“严重吗?”文看着我,问道。

“老毛病,感冒了就容易。”我答道。

“对不起啊,我不该责怪你不关手机。”文轻声说道。

“经常出门在外,家里有老有小,不放心啊!”我看着文,平静地说道:“况且,我有一次深夜得了急性阑尾炎,不是医生开着手机,恐怕我早没在人间了。开着手机睡觉,也算是一种感恩吧!”

“是啊,是啊!”文一边答应,一边默默地拿起床头的手机。

“叮”的一声,文的手机也开机了。

“八月十五月亮圆,天上地上亮晶晶,喝喝茶,吃月饼,趁着光亮赶夜工。”

这是母亲唱的儿歌。记忆中,只要天上挂一轮明月,天气不冷,母亲就会在月光下做活。母亲做得最多的鞋,那时,我们家最缺的就是鞋,全家五六付脚板,全指母亲的手工,母亲日做夜赶,也常常是小妹的新鞋刚上脚,大哥的鞋底已磨穿。

那年中秋,我们吃了母亲做的月饼,还喝了香喷喷的油茶,心满意足。晚上又传来好消息:隔壁机关大院放露天电影,家里顿时乐翻天。印象中,母亲极少看电影,何不叫母亲也去?于是我们围住母亲,说电影如何好,又不花钱,近在咫尺,四邻都去了,再说又是过节,也该歇歇气了。母亲舍不得把时间花在玩上,但拗不过我们,终于答允跟我们去。我们高

高兴兴,扛椅搬凳,连走带跳,簇拥着母亲出了门。月亮在天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走,她也走,一路笑闹。忽然,我感觉脚下钻心一疼:“哎哟!”

“咋了?”母亲忙问。我裂着嘴,直吸冷气,掂起疼脚。母亲蹲身脱下我的鞋,捧起我的脚,就着月光看,一会,她用指甲从我脚板上挑出米粒大的一点碎玻璃,脚板已沁出血,母亲蘸了口唾沫抹在伤口上,掏出手绢包扎好,完了拿起我的鞋,对着月光照了照,轻轻放下,叹了口气。其实我的鞋底早已磨破,没对母亲说。穿上鞋,我不疼了,不碍事了,走吧,看电影去。走了几步,母亲站住了,手抚前额,说头有点晕,想回家躺躺。母亲平时是有个头晕的病,偏这时犯了,怎么办?只得让母亲回去。怕我们扫兴,母亲说一会来电影院找我们。

直到电影散场,也未见母亲来,我们赶紧回家。到了家门口,却见母亲正坐在月光下纳鞋底,头上箍着一圈毛巾,月色溶溶,

十七岁那年,他与人合伙抢劫,被判入狱17年。

出狱后,父母外出打工移居千里之外,姐姐嫁入他乡。迎接他的,是衰败的茅草房和零落的秋风。

最喜欢他的小姨在县城集贸市场的衣服摊位前接到了他。寡居的小姨没有儿子,就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每天吃着小姨做的饭,帮着小姨照看摊位。小姨每天用盐巴洗脸,洗去了脸上一层又一层死皮,50多岁的人了也像30岁。他,皮肤黝黑,高大精瘦,寡语少言,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多人都对他与小姨的关系另眼相待。他从人们的眼神和窃窃私语中感受到了,就特别地恨,感觉这些人也都他的坏。

在小姨的沟通下,多年没有联系的父母汇来了几千块钱,并带来一句话:“你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伤了心的父母依然不肯原谅他。

他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办齐了所有的手续,在小县城拉客。生活不再依靠小姨,不久后他租了一间小屋子。稳定下来的他,一有客人上车就很高兴,开起车来感觉很爽。客人到地方后,问:“多少钱?”

那位客人也看见了他,热情地给他打招呼:“兄弟,你的车呢?”

他站住,敌视地说车子在修。在对方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了经过。客人很客气,坚持要他带路到修车店去看看。他带他去了。

第三天,他去取车得知,修车费与他同去的哥已经全部给了。

他前一晚上还为了如何向修车师傅开口说先欠着等到钱了再慢慢地付焦虑不安。得知这个结果,他第一句想说的话是那个客人是他的贵人。

他风光满面地拉了一天客人,心里很温暖,感觉回到了依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孩提时代。

在街上,他不时碰见交警,交警每次都告诫他,不要拉客人,应该去找一个新的。他不知道新的工作在哪里,只知道,他

那一年冬天,风雨凄凄,寒气袭人。我回老家探亲得知姨妈已辞世了,心情十分悲痛,眼含泪水望着那行海棠树林发呆。童年时代的生活一幕幕地浮现在脑际……

一天下午,母亲带着我向村东下截坡走去,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那片海棠树下等着。妈妈满脸笑容地说:“大姐,到我家坐坐吧!”“三妹,我没空,见你一面就好了。”那妇女笑着答着。我站在妈的身边,慢慢地端详着这个高挑的妇女:她皮肤有点黝黑,脸似鸭蛋,高鼻子,丹凤眼,身材硬朗,穿着一条灰色长裤,一件蓝色长袖衣,手拿一条扁担拄在地上,身边放着两只装满红薯的簸箕,上面盖着红薯藤。

她问我妈:“粮食够吃吗?孩子有衣服穿吗?”妈笑着说:“够吃,孩子们都有衣裳。”那个妇女摸着我的头问妈:“这是第几个?”“这是第三个。”妈应着。她又对妈说:“天不早了,你赶快把这担红薯挑回家吧!”

妈妈对我说:“这是你姨妈,你好好陪姨妈。”说完,便挑起沉甸甸的担子回家去。

姨妈蹲下来把我搂在怀里,在我脸上轻轻地亲了几个,便从衣袋里掏出2毛钱塞进

我的裤袋里。对我说:“第三个,好好念书,将来找碗闲饭吃,不要像你妈那样过苦日子。”我点了点头。不久,妈妈回来了,姨妈就走了。我一直张望,直到不见她的影子。

我回到家中,看见伙房里放着两簸箕红薯和一些蔬菜。妈拿出一个熟鸭蛋对我说:“这是姨妈送的10个咸蛋,你吃饭吧!”她用刀将鸭蛋切开,露出诱人的蛋黄,又用筷子挑了一点蛋黄放在我嘴里,说:“蛋黄有油说明鸭蛋肥,好吃。”我吃着,觉到味道很美。

那年代日子真难熬。我整天屈指计算着,过多少天春节才到呀!期待能够吃顿干饭,吃块肉,得一个小红包。

不知道我做了多少个美梦,期盼中迎来了春节。村子里节日的气氛开始浓起来。一位大婶对我说:“你家那个不入屋姨妈在那行海棠树下,叫你妈去见她。”我一听说姨妈来了,飞快地跑出去,远远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海棠树下,手拿着草笠在扇风。我放大嗓子喊:“姨妈!姨妈!”跑上去一下子扑在姨妈的怀抱里,仰起头瞧着她那黑里透红的脸庞,那汗水还在她面颊上流淌着,背身衣服已被汗水湿透。

这时,妈妈也带着几个兄弟姐妹赶来了。姨妈看见我们兄弟姐妹三高二矮围着她,她满面堆笑,抚摸着哥哥的脑袋,又低着头亲亲弟弟的脸庞,又抱了抱妹妹,对我妈说:“不管天大的困难,你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我妈应了一声:“大姐说的是。”姨妈指着箩筐里的萝卜说:“春节到了,没有钱给孩

奇特的敬礼

■ 奇丽(云南)

……同学们,要知道,你们今天能在这里读书,要感谢这些开小车的叔叔阿姨,是他们为大家建了学校,又送来学习用具,同学们,给叔叔阿姨们系上我们的红领巾!”

顿时,几个孩子走了上来,给我们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校长高声说:“敬礼!”

在场的全体学生,“刷”地把手举上头顶向我们敬少先队队礼。那一只只高举着的小手,在阳光下像破土茁壮的新芽。

瞬间,我整个人仿佛被一股巨大的、瀑布般激起的音乐充盈着、感动着,泪水情不自禁地从眼眶中溢出。

因为,这是我成人后会思考问题以来接受的人世间第一份纯洁的敬礼!

第二次我遭遇的敬礼,却是在事隔多年后的一天,应朋友邀约到元阳去看梯田的路上。坐的越野车快到达多依树景点的时候,在一个拐弯处蹲着两个小男孩,他们

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划着玩。当他们抬头看见我们的车子时,突然扔下手中的树枝,“啪”地立正身子,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举起手来向我们的车子敬礼。车子“呼”地从他们的身边驶过。那时,我内心一下涌起一种异样的感动。车子驶过几百米后,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的手依然举在头顶,旋转着身子目送着我们,直到后视镜里两个黑乎乎的身影消失。

后来,我向在当地任民办教师的朋友打听,怎么这些小孩要对着我们的小车敬礼?他说,向小车敬礼,对于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每次给他们送捐赠物品来都是开着小车的叔叔阿姨,所以,这些贫困地区的校长和教师就对学生们说,以后在任何地方见了小车,要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对着小车敬礼。

原来如此!



春天 (油画) 王建顺 作

八月十五月亮圆

■ 苗连贵(湖北)

四周一片静寂。看见我们,她歉然地笑笑,“本来要去找你们的,见这么好的月色,便趁亮赶赶工,看,这一会就纳了半只底呢。”

母亲扬起脸,似有几分得意。月光下,我看见母亲眼角的菊花皱非常显眼,分明有些苍老了,其时母亲的年纪并不大,我心里酸酸的。母亲边嘱咐我们早睡,边仍忙着手里的活。这一夜,她似乎比平时更忙,我睡了一觉醒来,朝门外张望,见她还在月下不停地飞针走线……

一直到现在,母亲纳鞋底的情景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月光映着母亲不知疲倦的脸,她先用锥子在鬓角抿一下,用力在鞋底扎个眼,再把纳鞋底的“索子线”穿过去,然后将线在手腕上挽一圈,“唛——”的一声拉紧,于是手腕弯下一圈深深的勒痕,鞋底多出一个坚实的针脚……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靠着他们的迎来送往,他买上了手机。

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老家村支部书记打来的。书记说,村里很多人都靠着小额贷款发了点小财,问他要不要也去申请点?

共产党要借钱给我?给我这种人?

他挂了电话就奢侈地打电话跟最信任的小姨,父母说这件好笑的事。

但是父母信,小姨也信。

他当天就回到了村里,村里变化很大,哪家和哪家,位置和房子全变了,曾经熟悉的乡音不绝于耳地包围了他。

村支部书记是一个年轻人,他带他来到镇上,在信用社办了手续。按照他的要求,他拿到了2万元贷款。

拿着手里的钱,他想这钱,我怎么用是好?

书记说,我有一个亲戚,你要不要去跟他学煮面?

他点头。他心里有个朦胧的念头,听他的,没有错。

三个月后,他在小县城开了一家面馆。曾经坐他摩托的人都是他的食客,多年后,县城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爸爸的手

■ 符福(海南)

爸爸走的那一天
天塌了
我的心被压得粉碎
只有爸爸的手才能撑起头顶上的那片天
爸爸在天就在

小时候
拉着爸爸的手走
路上不会颠
脚下不会滑
要是遇到沟沟坎坎
爸爸的双手就是翅膀
带我腾空而过
要是想望远方的情景
爸爸的双手就是支架
将我高高托起
要是走在黑夜的田埂
爸爸的双手就是马鞍
把我稳稳地兜在弯曲的背上

忘不了那炎热的午夜
爸爸用扇子驱赶蚊子
又扇着微风
把凉意投在我稚嫩梦里
我的心哟
随着晚风自由飞翔
飞过高山
飞过大海
飞向爸爸祈盼的地方

忘不了那寒冷的傍晚
爸爸用火炭烤热我的衣裳
融化潮湿的寒意
把温暖依附在我出浴的幼体
我的心哟
随着暖流尽情奔放
奔放在人群里
奔放在玩耍里
奔放在寒夜里

长大后
从爸爸手上接过行囊
一个人独自远航
遇见过风雨
遇见过海浪
遇见过险滩
遇见过暗礁
我从不惧
因为——
蜿蜒陡峭的两岸如同爸爸坚韧的双臂
为我壮胆
为我护航

远航回来的那一天
爸爸揉摸了我的头
说了声:你长高了
我握了握爸爸的手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不论走多远
总忘不了爸爸宽厚的手曾经牵着我走
不论飞多高
总忘不了爸爸有力的手曾经举着我飞

就在那一天
时间戛然而凝固
爸爸的手从我的心缓缓滑落
我拼命地拽着爸爸的手
对天喊
对地喊
天还是塌了
我失去了天空
掉落落在没有一根稻草的深谷

就在那一天
眼前是一片茫然的黑海
低沉的乌云
我双手紧紧地捧着爸爸的遗像
像捧着一座大山
从平地走上山顶

在爸爸生命的巅峰
我发誓——
要用双手把坍塌的天撑起
让爸爸与天同在

半路姨妈

■ 郑立坚(海南)

“我也会叫你做饭呢?”姨妈辩答着。

后来,每逢过节,姨妈总是给我们送蕃薯、青菜、鱼、鸭蛋等食品,而每次送东西来总是站在那行海棠树下,不肯进我家门,托人叫我母亲出去见她。日子久了,村里人就称她为“半路姨妈”、“不入屋姨妈”、“不吃饭姨妈”。

那年春节,我得知姨妈病了。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孩子去周家庄村看姨妈,姨妈住的房屋矮小而破旧,光线阴暗,毒气浓重。她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许久才睁开眼望着我们,声音低沉地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拉着她的手答道:“姨妈,刚到。”她露出笑容,说:“那年代,我总是担心你父母无法把你养大,今天看见你们都成家立业了,我不幸

“我没有错。”

三个月后,他在小县城开了一家面馆。曾经坐他摩托的人都是他的食客,多年后,县城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我也会叫你做饭呢?”姨妈辩答着。

后来,每逢过节,姨妈总是给我们送蕃薯、青菜、鱼、鸭蛋等食品,而每次送东西来总是站在那行海棠树下,不肯进我家门,托人叫我母亲出去见她。日子久了,村里人就称她为“半路姨妈”、“不入屋姨妈”、“不吃饭姨妈”。

那年春节,我得知姨妈病了。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孩子去周家庄村看姨妈,姨妈住的房屋矮小而破旧,光线阴暗,毒气浓重。她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许久才睁开眼望着我们,声音低沉地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拉着她的手答道:“姨妈,刚到。”她露出笑容,说:“那年代,我总是担心你父母无法把你养大,今天看见你们都成家立业了,我不幸

挂了。”“如果没有姨妈的帮助,那些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啊!”我扶起姨妈答道。我发现姨妈眼窝深陷,满脸布满皱纹,瘦多了,腰也驼了,头发也花白了,心里十分难过。

不久,姨妈走了,这是我见她最后一面。我问母亲:“姨妈去世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妈妈对我说:“姨妈临终嘱咐:我去世了,不要告知外地工作的孩子,不要影响孩子的工作。”

姨妈,你走了。你一辈子辛苦劳动,什么都不图,什么都不争,长期省吃俭用,甘愿住在那间拥挤、破旧的房屋里,你没有享受什么,带着疲惫的身子走了。我知道你有一点牵挂,就是担心表兄晚年生活困难。我对你说:“我们一定会把表兄照顾好的,你放心吧!”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专区